

宋文鑑

第二函
十二冊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二

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答王觀察書

張詠

上宰相書

田錫

答喬適書

穆修

答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

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
近國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
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
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敢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
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
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
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
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
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
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
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眾仍以上秋爲期使人陸昭符奏
乞更於未間令弊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
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
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

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敵人有
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
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
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旣殊進退不捨奮
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
旦之命旣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
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古今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
人亦古今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
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眾北
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眾數十萬表裏山川
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
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土無
難色絕劔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
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

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劔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決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眾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之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裨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者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

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
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
舉諸道進攻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
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或大朝用吳越之眾自泉
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
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
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沒
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
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
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太固固然也遠古之例
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
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
之險恃眾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裁行
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眾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

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氣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裁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吮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 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柰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

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
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
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
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
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諫煜之
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
悵而遂絕矣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必有所謀去短
卽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不革爲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
王之道也其所取用于行之者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
其有利而從之矣開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
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今將圖於新而棄於舊是若
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

本固而不衰其爲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爲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爲二世之塋也親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爲疎漸之理明矣若今葬之于親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開輩已視爲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爲後者視之爲三世也三世之爲親者于開輩又加遠矣其爲開輩之後者卽取其爲親也縱同塋以葬之亦以疎而略矣況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爲乎以今視之卽見其爲開輩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于親塋以每歲芟除之時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葬者之親塋爲比也爲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爲孝乎將天地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遙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于歸不舊域葬之也其故開

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爲利而從之卽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爲利乎棄其祖爲不孝求其利于身爲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豈果利甚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不爲利矣不若以孝誠以求利之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復以祧廟代祭而此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其塋域者苟爲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卽棄其塋域觀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爲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爲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也卽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爲吉而彼能爲吉也是果如是卽地爲不常之物矣豈能厚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

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卽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爲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爲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聞之此言諭于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開者卽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況郝馬魏之輩十年往往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眾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參眾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

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
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眾於古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
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
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誘
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
遇惟慰通於胃懷因欲盡陳其愚伏望聽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
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
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迫於覃也性復迂怪執行望於
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
爲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乎乎古昔尊德上賢之
教也幸甚幸甚某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
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于登朝

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
博已興投壺弈碁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
引強擊射算帖攘袂掣肘嗥呼爭羸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
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
黑衣履渴飲已冰之酒飢飡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
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猓
猓引前盤槩擊劍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
罰非倒覆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時弟年方盛
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洩入膜內栖於鬲中良醫不逢積痼
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逼於膀胱實難歸於胃腑下洩無
路上蒸爲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
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之所致
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二旬未能
人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

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訥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痾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修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田錫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眾人大臣聰明不可不採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萬務整肅房杜功名之曄睦良平智略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

聞未喻相公欲聞讜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
下僚輒陳管見不獨眾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至自宣
城入見旒扆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
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
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編修果迴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
史職以盡夙心此皆相公於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
拜表之際嘗詣閣門閣門有司未便收接須候相公台旨又取閣
使指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況臣子
重愼之心禮亦可以邇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洎授奏之爰來與
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稟於
台旨又今春二月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閣使
備言已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
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閣而如此委曲不
便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

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
一一稟相公指蹤某纔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
斯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
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閣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局洞開百職
之儀紀綱斯在某受相公鈞鎔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
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
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
也某旣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爲大
體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今上平并汾識度勳庸昭昭如此何
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幸陶鑄若披陳不
密亦掇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泄寘言者於
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某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
藁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諒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
相公熟慮而加念也

答喬適書

穆修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眾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闊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卽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眾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于今則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得取名于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眾不得無惑于中